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米丽宏(河北)

千年以前,王安石曾拿水边一树杏,来印证他孤绝的灵魂,“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从此,风吹花如雪的意象,便屡屡惊艳了我们的眉睫和想象。

南宋,西湖边小客棧待诏的陆游,于细雨深夜,勾一枝杏花,略解郁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从此,一枝杏花,便一直明媚着宋朝的诗经。

如果翻个身儿,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顺着牧童的指向,走进杏花村,迎着纷纷雨,端起感伤的酒杯,与他一起碰响心底的忧伤。

还有,四百年前那个独爱声色的老头李渔,醉里邂逅一树杏,竟无端为她下了妄语,“树之喜淫者,莫过于杏”。

想那杏花,不管人间如何腹诽羞辱,照样在山野水畔,一心候她钟爱的春风;冰雪一去,便开放

在料峭春寒里。花下的草还枯着,花上的枝还黑着,花间的风还凛冽着。她只默默地,暖暖地,照亮山野。寡言,羞涩,澄澈,不染一丝烟火味。你说,她薄?怎奈得寒风苦雨绕眉梢;你说,她冷?却不见,她拼将全身气韵照孤寒。

杏花,在我,是心底里最亲切的一种意象。

少时,春日去山村的姥姥家,碎石路边,一列老杏繁花,逶迤伸向远村。那种凸显于贫寒清寂童年中的一派富丽、繁华和诗意,叫人难以忘怀。

上师范时,美术课本上看过李可染的水墨画《杏花春雨江南》,那画作,在后来的日子里,逐渐渲染成一种诗意,一种柔情,一种对无暇青春的思念情结。后来,读书多了,才悟出,杏花春雨,不只在我不是一种寄托,文人笔下,也常有清丽的杏花出境。余光中在

《听听那冷雨》中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杏花,长在烟雨江南,似乎是她最好的遭遇。但,北地的杏花,给我的,更多的是心灵的温暖。

长大后,嫁人生女,三年五年,长亭短亭,便忽而作别了人生中的杏花年华。忙碌中不留心,不远处的娘,白发平添,也多了疾病。

那年春天,我请了假,将娘接到我们在南山上的场区小住。风日静妍的光景,我把娘扶出来,坐在阳光底下,跟她一块儿,远眺近看,说闲闲的家常话。远近的树,有的在发芽,有的在开花,春深如海。娘指着一树杏花,讲

她的幼年。那时,她要看弟弟,背妹妹,春天了,她能一手托着背上的小孩儿,一手攀着石缝,爬上墙头去,折杏花。她说,如果不背孩子,通天的树,她只消两手一抱,两脚一缠,一纵一纵就爬上了树梢。我姥姥出来喊她吃饭,只听得答应,不见人,抬头,在云端的绿影子里,有脆脆的笑声跌落。

去年,母亲去了。从此再没人,跟我亲切地讲那一段段有杏花闪亮的过往。那个煦暖浩大的春天,远近的杏花,成为我一季季精神的食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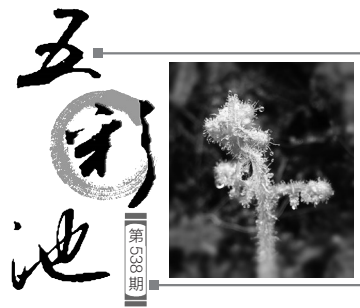
若我是一枝杏花,母亲,必是我的春天。我失去了爱的依靠,便只有决绝地开放在山水间。

寂寞时,也曾去网上,搜寻几支杏花来追思。丰子恺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春日山道,三两踏青者,闲闲地走;路旁大石里,

斜伸一株柳一株杏,柳枝迎风,杏花明媚,有胭红朵朵,落在山石缝、石阶间和行人的肩膀。白云静静游移,山岚淡若春烟。此时,我又看到了母亲那暖暖的、暖暖的杏花。

虽然那些大师的生命里,从不缺繁花丽朵,但杏花却是永恒清丽的一枝。黄永玉对沈从文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黄永玉问表叔,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沈从文微笑着回答:“懂了就值了。”

和爱的人、懂得的人,一块儿赏杏花,当真是生命中最快乐的事啊。不懂的人,不必相邀;懂得的人,不邀也会适时前来。在陌上,在水边,在沟沟坡坡,跟你一道,欣然,赏杏花。



春日琐记

庄剑(四川)

善解人意的柳枝吐出新绿
依旧无法阻止时光回流
倒春寒里 落叶在风中舞蹈
惊恐的鸟儿循规蹈矩
呼啸短暂 却让人记忆深刻

岁月熬炼的友谊
纯棉般安帖 无需想起
偶尔 以圣女果的形式
空降在
这个让我惊喜的艳阳天

一抹光透过厚厚的云层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
这样的太阳这样的光
圆得很热烈照得很象征
其实太阳天天都这样升起

春暖了花开了 万紫千红里
一抹桃花 用低调
在转角处悄悄暗示
既然已经走过山重水复
又何必一定看到柳暗花明

梦中的鸢尾花
被人为的金属网格分割
我发现征途深不可测
所以 只能一边前行
一边寻找退路

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
努力向上 又垂下
懂得这个真谛的瞬间
我看见 视觉之外的光芒
让无形的璀璨 直抵人心

以山为友 以水为邻
远处的晨钟暮鼓 隐隐约约
在你栽下的桃树下
我烧水煮茶 而一树桃花
正好安放我尘世里的焦灼

两缕晨光 像两片红唇
穿过扶栏 轻吻
菜秧的绿与朝天椒的红
从未纠结过收获的阳台知道
是谁 暗香了我的岁月

蓝花楹把花留在了秋天
只有妩媚和温暖的蓝天上
白云在边缘游走
明确的鸟语 在果实里诉说
其实今朝应该有花香

九九归一 野花与野菜茂盛
挥锄的农夫 播种的农妇
演绎着春日里农事温柔
菜花黄了 能扬眉时就吐气
二月二 该抬头时就抬头

泛黄的明信片笔迹娟秀
留在草地上的青春
像黑白电影回放过往
轻抚你随手涂抹的
那朵梅花 见字如面

风 没有起于青蘋之末
而起于青城山下
植物园几株红透的山茶
卷起记忆的千堆雪 卷起
当年有些潦草的年少轻狂

匆匆 一切总是来去匆匆
我知道红尘滚滚的匆匆
您明白身不由己的匆匆
其实 只要您的步履稳当
我就可以如释重负言也由衷

既然风筝已在春天飞翔
既然花开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那我就在讲解怎样写好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中
保持距离 边防疫边复工

相遇云合看桃花

杨梅(四川)

春天,万物苏醒,以她独有的风姿,挥毫成风,泼墨为雨,情藏蕊尖。清晨醒来,蜀地,被一夜春雨滋润。风绵绵,雨细细,香艳桃红笑开颜;柳如烟,云如烟,点点忧伤为哪般?正好与朋友相约金堂云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踏青——带上简约的心,去乡间泥香沁脾之处看看十里桃花……

清晨,金堂云合镇的磨盘山云雾缭绕。春雨后的乡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城市里生活久了的我,出来一趟就像“放风”,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新奇。

一路上村落星罗棋布,十里八村的路纵横着,我们一路上只能跟随导航指引。每到一处三岔路口,我们都要停下车来向路边的村民打听磨盘山村怎么走。

兜兜转转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磨盘山村“桃花岛”。

打开车门,花香扑鼻而来。好不容易出城一趟,我可要好好营养一回自己的肺!有必要学学鱼儿缺水时的喝水状态,张嘴来个深呼吸!真是心情舒畅,心旷神怡。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青山环抱、秀水穿流的乡村风景画。春日浅浅,春光淡淡,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我们站在高岗上,坡下就

是桃花园,放眼望去,瞧!那一粉一黄,一青一白,宜人春色尽收眼底,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嘛!

眼前磨盘山的春天,把大家都迷醉了。于静谧桃园的小径漫步,桃花大大方方地绽放着,眼前绯红一片,清新的空气中融合了桃花的香气。桃树深深地扎根地下,努力汲取沃土养分。粉朵傲立枝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竞相开放,一个个粉面小脑袋瓜儿,像在窃窃私语,像在互相攀比似的,看谁今天最吸引蜜蜂。

在这花开灿烂的时节,在微风的吹拂下,满山坡的桃花连成一片,汇成了桃花海。周围的田地里,那些瓜果蔬菜的秧苗,郁郁葱葱。正为眼前的乡野风光陶醉之时,夕阳已至,暮色催归。可我意犹未尽,迟迟不肯离去,不由为刚才的行程浪费时间而懊恼。

如果我们无计留住今日的春光,且让“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来安慰那份心底的失落吧!是啊,春天不会嫌晚,桃花也不会嫌晚,只要你肯来,那大自然的美不胜收时等着与你相遇。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磨盘山,一个跌落人间的瑶池仙境,让我体验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浪漫之旅。

春风识尽“椿滋味”

高巧燕(湖北)

天气渐渐回暖,几场春雨洒落,香椿树从枝桠的顶端吐出了紫红色的嫩芽。再过几天,将新长出的香椿嫩芽摘回来洗净切碎,拌匀鸡蛋煎炒,又将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时令佳肴。一盘清香四溢的香椿炒鸡蛋,足可以让孩子欢呼雀跃地多吃一碗饭。

但是,如此美味的“树上蔬菜”,在我生长的汉河流域一带,却并不多见。小时候的自家庭院,包括左邻右舍的房前屋后,纵然是绿树成林,但记忆中似乎并无香椿树。后来,读孝感本土作家舒飞廉的《草木一村》,那个被榆树、桑树、槐树、柳树、枫树、苦楝等各种家乡树掩映的村庄,也没有关于香椿树的描述,“据说城里人会将它摘来炒着吃,椿树的叶子那么臭,怎么能吃呢,真是笑死人”,这说的应该是臭椿吧,可见,在飞廉笔下的村庄中也是没有栽种香椿树的。

我和香椿的初识,还是在婚后,随老公回老家探亲。乡下的老屋前,有一方池塘,池塘狭长形如新月,在新月周围种着桃、梨、李、柿等果树,正对着大门的池塘两侧,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栀子和数株香椿。乡间的3月,正是草长莺飞,百花争艳的时节,桃红李白的春风中,八十多岁的爷爷用一根绑着镰刀的长杆摘下香椿树顶端一簇簇紫红鲜嫩的新芽,“莫心疼它,越摘越发旺”,那时的爷爷身板硬朗,声音洪亮,对树的“不留情”,分明是

对儿孙们无言的疼爱。

那些在乡下原本寻常不过的蔬菜,六月伏天里晒的苦瓜干、南瓜干、茄子丝等,被温水发涨后,配以冬天的腊肉和新鲜的瘦肉,在奶奶的巧手烹制下,吃起来别有风味。更别说那一大盘热腾腾,冒着香气,用老母鸡刚下的“土”鸡蛋拌炒的香椿鸡蛋饼了,美味“佳肴”一端上桌,满桌儿孙群起而欢呼。一箸入口,那种沁入齿颊的清香至今难以忘记。

民间有俗语“门前有一椿,吃菜不担心”,据说香椿的吃法有好几种,焯水凉拌,摊饼煎炸,拌豆腐等,可单是这一种香椿鸡蛋饼已让人欲罢不能,回味无穷。从那以后,每年春天回老家,变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往往是春节刚过,就开始盼着清明节假期的到来。

七年前,九十二岁的爷爷因病离世,三年后,八十多岁的奶奶又在梨花如雪的3月离去。“挖几棵香椿苗带回孝感吧,这树肯活,好种”,回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后,老公找来一把铁锹,将香椿周围丛生的幼苗连着一抔土轻轻挖起来。

香椿树果真好种,短短几年功夫,当初不过尺许高,细嫩如箸的枝杆如今已有婴孩的手腕粗细了。3月的暖阳微醺,院中香椿树枝桠顶端一簇簇紫红的嫩叶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油油的光亮,微风拂过,枝桠轻颤,恍恍惚惚间,似乎又回到了乡下的老家。只是,故人已不在。



春韵生香

胡桂芳(四川) 摄

“百年风雨百年路”征稿启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神文明报》副刊举办“百年风雨百年路”征稿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讲述党的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歌颂和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拼搏,勇于创新,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歷史巨变,表达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民族喜悦和民族感

情。请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踊跃投稿。

一、征稿时间
2021年4月至10月
二、作品类型和体裁
作品类型为散文、叙事诗等文学作品和绘画、摄影、书法、篆刻、剪纸等艺术作品。

三、征稿要求
作品内容要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从不同侧面真实讲述时代发展进程中发生的丰富鲜活、多姿多彩的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文学作品要求原

创、未公开发表,内容健康,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见人见物见精神。艺术作品要紧紧围绕征文主题创作。征文作品字数在1500字以内,诗歌不超过50行。绘画、摄影、书法、篆刻、剪纸等请以附件的形式发到电子邮箱,大小不超过3MB。

本次征稿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电子邮箱地址为jswm-tl@163.com,请在邮件主题注明“百年风雨百年路”征稿及作品标题,在邮件内注明作者联系电话、通联地址、银行户名、开户行、账号、身份证号。